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桯史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程史卷七　五則

宋　岳珂　撰

吳畏齋謝贄啟

開禧兵變將開疆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荊復出閫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偽官遣安

謀疊亹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贄及之曰騎虹過賀曾覩謦欬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地隅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肉食者鄙亡泰當可進而失機骨狺而爭小國以

難從而求釁遂欲憑藉騎虎之勢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臥薪自厲誰為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鬭議論噂喈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為後慮眛

畒有懷於憂國匭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静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防晉室内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草未摇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

成流俗衰頹之弊顧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説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脣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内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内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

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險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

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揺萬騎出頴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狥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為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為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為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

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偽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郭以廟堂使闕而

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於難達偃
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
反内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
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
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柰何欲興不世之
雋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
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嗚劍之議試
捈悶悶毋謂平平恭惟其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

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歸重
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
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跫
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闉之藩宣當盡遠猷庶銷
過計甚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
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
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勲别當修贄畏齋
在丹陽館一覽輙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

久沉射虎之威䟽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
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
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早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
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
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其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
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
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
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

以初録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褎初末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亹自得於知心盖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於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箧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已者焉

楚齊僭册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

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堯
者而剟録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
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
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
兢思與萬國格于至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
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
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
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

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傒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
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
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已私
職在牧民廼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
授能廼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
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
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
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

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歴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専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櫜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

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烝螟神人以和上下
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
仁之地以貽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
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
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
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
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折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
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為制

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虖天未悔禍顛倒冠屨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襃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墮其幞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

巾後有大巾鐶為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苛燃令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

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旦為開封府推當其亹時代府尹為酹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著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曰神宗既

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時太母
晦聖德於深宫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
顧命保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於侍臣曰嗚
呼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於古先丕惟曰禹貢
九州之域久封裔壤淪於異域黎庶徯望匪伊朝夕序
弗底平時以憂貽於我後昆逌備材力逌督事功務除
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惟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
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刑

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睢盱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於偏歸於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馨聞於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於草木發珍祥於兹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

推古驗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詩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嗚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終以合頽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頽非離於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

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覼之頌之極摯者亦特

曰公在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

以子登瀛方謁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祐神孫疇

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詘

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

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勦形瘵胡衛餘生

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

國於温莫惠我民門巷煩寃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殯

具資一給於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
遷功虧於簣志奪於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温公
夫何憾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
等字乃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
其初議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吕汲公范
淳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
以宣仁比吕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
之矣其後入黨籍郤反成濫觴真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

蔡京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偁作東都事畧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此篇偁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

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俟其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之以其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其官厚故來相見其

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顧官人寛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容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桯史卷七

程史卷八

宋　岳珂　撰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灌井在馬故余家晉盆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開寳中曹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闉新倉後

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劒乾道閒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等冦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劒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藏劒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為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嚞多筌蹄之學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疏開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瓣風亭余涖事廋中歸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中忽覺天半砰鍧有聲甚厲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嘉定巳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瞑色將至從行一僮忽卬而驚嘑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

北行頗迟亦隱隱鳴於空中時金主易位蒙古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星變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奏報其它躔度徵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為扈簿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敵方搆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緑牌至金書其上曰輙入御厨流三千里

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
縣蕞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雖玉食亦然
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
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黼坐既御
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為作止之
節廊下設纈褥寘俎於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為
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鐫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盎和
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

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𥲅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随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醆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葢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金人調丁繕治其故嘗吏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論事

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參預未知其俔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

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内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觧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内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

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旣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表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旣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纎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

始無間此舉實足以權輿之云

鸜鵒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於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扶雕籠以噬鸜鵒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牘竟格不下嗣清仕

亦不顯有弟曰嗣勲輔位至從槖其清名亦相伯仲云
至今蜀人談謔以排根善類者為猫噬鸜鵒王中父嘗
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旦夜歸笳鼓競奏轔載
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
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
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

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

之醼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

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衞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嶇焉不合如礪土名曰

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

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

方偃於背鄰之二兒甫戲於旁有虎出於薄直前搏

牸二兒癡不識為虎擲尾礫嗾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從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鬬虎舍牧子與之

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㹀㹀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梃讙嘑來漸多虎遂棄而去㹀牧竟全余時倚壟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説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温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

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倡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

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虖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内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倡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黴祖將内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内改過不吝發於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當奉眞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

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欽宗遂即位實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巳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幹里雅布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纎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於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

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
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
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
為念已傳大寳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
冀遐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
平之樂如是北兵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
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忘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

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賫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虖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

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閤皁實有三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帝王之號又有其别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

居馬使二家皆作歳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溢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榱覆一簀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金主辭怪

金主亮未簒偽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輒崛彊慭慭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内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海昏疑馬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

於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輙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摇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黄昏染緑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户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貽君

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臥内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緑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黄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中即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矙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

設所獻而於吳山絶頂貌巳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巳弑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額葉將射鵰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

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鵰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驟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黄迎路余又嘗聞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覩其所存寓一二於千百其桀驁之氣已溢於辭表它葢可知也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為翰林修

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録所見者聊以寓誌怪云洪文敏夷堅支志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八

桯史卷九

宋　岳珂　撰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於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嘷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

四日詔錄聖瑞之祥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内黄傅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鶡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於棘闈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

為作遂定交傾背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凛凛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堯俞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

蓋至日昃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闋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謔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楊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

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恥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侵

金國正隆丁丑春二月金主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礪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閲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覿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鞌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

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熀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宫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史有朱衣出賛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将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

而寤啱猶不絶於耳朕立遣内侍至𫌈視小將軍喘汗

雨浹取箭䈎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

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

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

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

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

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悦

永固却立楹間亮頋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

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徳而黷兵是聞皇統
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
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歳事無闕遽欲
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
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蝎根本畱
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
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
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

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遹為右丞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與叛臣孔彦舟内侍梁漢臣卒營汴焉帝𢌿之禍實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郤我使人徐嚞等歸而㦤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歷書於紹興二十八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帥烏珠之封李大諒征蒙闕

以帝號按紹興辛巳高

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為梁王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為正

鼉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金主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衄將攺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

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横篠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

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金主未渡遇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諺語本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疊疊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

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乏與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畧紹祖宗之詒謀將舉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旅屬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

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廪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鋭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鈌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

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絶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

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殖拯救爲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大之女真以爲鄰國彼旣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强弱未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强勁之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鋭難當之敵以寡謀持重久

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
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
之産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强盜而謀
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盜從之
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强盜所窺欲一夕
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
創業之艱難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
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㫖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

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昌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
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曰郭
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肅愍
憂之力言於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挈致家屬居
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即歸以杜後患
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尼雅滿遂犯太原肅愍
以宣諭使歸奏徽祖見之歎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

以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罷巳大革獘政其畧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靖康初伏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龥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輙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芫花大黃

大戟為主侍醫縮頸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涇者以技進
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閻奉圭乜先意持論自詭無傷孝
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淳熙丁未聖壽踰
八齡矣一日進餛飩覺胸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
不支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慈福要上苦諫薄
不獲已減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涖焉方覬其速斃
涇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𩀌醫王繼先𠋣紹興始用
是取驗孝宗在朱邸扈蹕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第史

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醴曾龍于後圃孝宗樂飲以碼碯觥醻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蠲毒亟袖人參圓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瘉是日徹文惠幾殆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慈福慶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猶

自彊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𢙢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肆眚竣事趣駕至宫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輙郤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袠而以醫累人耶意懲王涇之得罪也故廟謚之議曰郤藥輟進務全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鏜時當軸嘗親為客言慈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鼇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葎先鈐吳閂兵時出妾方娠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焉葎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葢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斾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

擾為優場戲請於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與衛鳴蹕張黄屋以游至則以巨柈貯肉炙粱米翁傚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飫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囮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輙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

充飧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縣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惟噬膚之初傅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藥售於市者輙

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以哭及都人來廼云涇實用黷毒瀉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師皐皆甘涇餌目擊其殯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

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苶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顛末以悼其庸

黒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黒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别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黒虎丹自名因號黒虎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積官留後通

國稱為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檜擅權而未
張頗賂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實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
與檜埒大張去為而下不論也諸大帥率相與父事王
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為養子遂帥金陵軍
聞者爭傚不以為怪檜欲貴其姻族不自言每請進繼
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為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
盈門搶顧賕謝攘市便腴抑民子女為妾侍罪不可勝
紀而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

蜀人杜莘老為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啟繼先首輩重寶為南遁計都城為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亶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於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金主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

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閤當饋輟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説寛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華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華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

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
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於福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
沒官奴婢之强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
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華棟
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孫蕩析至不能家或者謂其
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甡之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
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事

程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桯史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沈世玟

謄録監生臣周攸

程史卷十八則

宋　岳珂　撰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𡚁政大革海内顒想庶幾慶歷元祐之治曾文肅為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

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䄂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已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黄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録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
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
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駮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二
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
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邸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尚書
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上大悦即日詔内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鷳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國享上之論興浸淫及於艮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静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金兵將南侵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輙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彼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肯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啟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已兩薦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於朝

辯舌泉涌廷臣咸奇之會亮殂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
為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
欲以營田緼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敵角毋使徒
老耒耜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
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敵間國家隄
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
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吏召之曰俟其來當可見也
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

衆横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為
藴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
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冡口皆不來必不為吾用不
如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
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
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藴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内惕
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
不然然迄得不遣既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

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之先識焉初呉山有伍員祠瞰闤闠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輙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諜

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於前録呉畏齋之啓文恵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呉璘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於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

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兹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閫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為先

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
自敵人九月六日叩關於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
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
敵既而敵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
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
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鬬志不銳
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
何處伺候釁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占麾往返數旬豈

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
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葢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
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
之一多與準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
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
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
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
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

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敵不破滅無有也説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為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斂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

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數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數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廪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寛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

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斂於民乃所以為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缺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

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闕前日不下聞自有説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闕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垜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

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圏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樁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斂積金至斗

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數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數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賛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綃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

議取散闕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
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算開明具申當以聞於朝
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
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
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
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
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
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綂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綂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劉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匱護昇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聞之謂偏

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德平僭偽雖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隽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毖奉遂斥羡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宫有日矣僚寀或謂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暫輟役驛書請於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之許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儆甚因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兹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闔闔于于以暨於文士論大愜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無沛決之義惟它

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閧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亶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兩頭無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於卷坐遠於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廷中大諠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害不細簾前闈木如拱皆折或入於房執考校者一人毆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

無雨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折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相與詫博洽辯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

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牒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據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夾戺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

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境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入閩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廼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時宰忮敵好而不固圉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閒几墨并常支節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於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遥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

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於御杖焉

程史卷十

程史卷十一 八則

宋 岳珂 撰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

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於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

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刋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屛圖遺之者繪雙蝶翾舞胃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得

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為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其貶會以計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宜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閒以退傳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為僞學婺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别泒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為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為益公實頥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為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為僞學標凖羽翼其徒使邪説横流以害天下屏居田

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為少保下祖泰於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疎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

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
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
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
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
微可恕之情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
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𠋫田里視桑蔭之幾何
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
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

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册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䖍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重闈而濡浹於慶施中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彜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聚宫保以居閒矧彦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

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泣制挺馬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為天族同國休戚其乃為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有猶為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

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緜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為像主拜者皆嚮

之旦輙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為巨槽合鮭炙粱米為一灑以薔露散以氷腦坐者皆寘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於堂以謝居無溲匽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為版施機撤其下奏廁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甃制為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為而大之凡用鋌鍉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

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𣂏於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臥廡下後有窣堵波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甓為大址絫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羣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哳號嘑以祈南風亦輙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知政雷朝宗溧時為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宴人

鬻精金執而訊之良是問其所以致曰猴家素嚴人莫闞其藩子棲梁上三宿而至塔裏麨糧隱於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為錯斷而懐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葢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鼓以為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盗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皁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滕守王君輿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不世

出之主展盡底藴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
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徧天
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
進太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於元豐上已漸悔罷
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
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
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
雪有絶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

不解豐年意秖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葢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啟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況小人合埶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忻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熈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

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郡尋責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尭集為十論亶辨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尭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

元年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彚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刱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覲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賛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

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鑪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

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刋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雝像
成於一墡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敘則曰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隅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遥詢要覲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
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
誣不行毁弃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
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

中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為了翁危之了翁不
顧至天台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
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
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
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余後因
讀夷堅支志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
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

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决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廹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

夫下俚猶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荊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為對未嘗為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兗鄒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靖康撤荊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睠之故不忍以荊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閱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羹牆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

雖明其迹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為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懌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為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數闔辭焉弗可乃强為道益公方臥奮然起曰是當作即為屬槀文

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秉筆求者沓至盍
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毙蓋絶筆焉後四年余得錄
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
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
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
曰歐陽公脩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
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
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背叛金

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
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衆論訩訩惟一編
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王倫等使三綱五常賴以不
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
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
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苑又引富文
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未聞子瑾

孫倜俱爲待制迄不能請剟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厦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厦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舉廌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論文今載集中艮齋諤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著葢其族孫也

程史卷十二

宋 岳珂 撰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㩼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今二篇刋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髙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

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官
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
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
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旣而檜死
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
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
所為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
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

政召對寤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凛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禄以祝耋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葢流貶

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屬其

家曰此行無全理脱幸有恩言當於饋食中寘肉笑靨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問亶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絣之使視椽榱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梃惟數晷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槖滿其中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令乃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脱械出則檜聲鐘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斯夕不自安且

念為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葢故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糸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

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搢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録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益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髙明之洞

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葢欲
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
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
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
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
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
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
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

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撫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

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

服陛下之仁意葢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

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善咋

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

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腯為人

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

不均羣鬬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辨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葢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閒以問客有能知閭里之姦者為余言内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鬻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罥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攫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敖于外一見不復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

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
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
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為它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
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馬牛嗜鹽盜者持一鉤一竿一
繩竿通中行則為杖策而匿鉤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
其眹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鉤之遂導繩通
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鉤之
利鉤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質之

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甞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

益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熈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

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劒剺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為愚為姦也其年亶弑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為稱嘗自為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𥁞處巳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

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

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卿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員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曡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東宮徹章館閣進

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隨龍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

竊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

功張大虛聲橫被醲賞累數百言上覽而壯之奎札付

中書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牘

宜隨事以聞於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亹亹論事

敢於劘上上亦欣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東宮春

坊陳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顯訴陳女

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詔送大

理左右有為之地者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駮奏曰願少存國法為子孫萬世計竟如初詔韓子師以曾覿援有起廢意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聖德後大臣或指二言之切為賁直上不聽諭少融曰朕自喜給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譏時王謙仲藺丞宗正進對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彊禦馴致大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亨阿封即墨之風焉至今

士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為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隷靜江府
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
德安守麄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
世名家為安陸宰實為其僚晁好飲而敢為初亦相得
久益厭乃枘鑿不諆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

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卧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凉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户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外筆畫余以意揣録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劒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

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
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秪道萬夫雄雲夢何
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
斃愁無益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
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
文成為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
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
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北兵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

知令血食如何

金鯽魚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為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逆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杭人能

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劒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逹益篤意植𡠍貽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

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浞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勳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賜號洞微先生蔡絛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複紀所履既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

為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
遷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入禁籞顯肅后在坐老
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陛下它日與中宫皆有難臣行
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
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
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儆一日思所以消
變於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
庀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

禍二宮每竇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劉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十二